

寮國開展對外關係的評析

羅石圃

寮國於一九八六年年底，邀請中共副外長劉述卿率團訪問永珍，從事雙方恢復外交關係商討，同時總理凱山亦呼籲與鄰邦泰國修好，而獲得曼谷的歡迎。自印支三邦赤化——尤其是永珍與金邊都建立了越南傀儡政權以來，在河內執行克宮驅除美國及中共殘餘勢力退出印支之情勢下，寮國何以能夠容許美國使館存留？而今又與北平謀求重修舊好？永珍企圖開展對外關係的由來為何？及其施政後的前景都值得我們評估。

(一) 寮國共和國建立與叛亂蜂起的由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寮國繼越南及高棉之後沉入赤流，永珍三派聯合政府被共黨推翻，統治此一山國的寮王被迫退位，改國號為「老撾人民民主共和國」，以赤色親王蘇法努旺為共和國主席（總統），而寮國「人民革命黨」（寮共）（Phak Passason Pativat Lao）亦適時由幕後走出前臺，將其一貫作為掩體的「愛國陣線」（Neo Lao Hak Xat）推開，由一向名不見經傳的凱山·馮維漢為黨的總書記兼政府國務總理，^①努哈克·榜沙文為黨的第一書記兼政府國務副總理，從而掌握黨政實權。

對寮國人而言：此兩位要人不僅與他們陌生，且被認為是越南人，實際上，這兩位黨政巨頭，與寮國的關係，不及其與越南的深切。凱山是越寮混血兒，其父在越經商娶越女為妻而生凱山，所以從幼年起，即在河內接受教育以至成長。榜沙文雖生於寮國，惟自幼年即隨父久居河內，且娶越女成家。一九五四年，他曾擔任「越盟」參加「日內瓦會議」代表團員，可窺知他與越共的淵源很深。從這兩位黨政要角的背景，便可了然於變色後的永珍政權，已掌握在越共的手中，無怪寮國叛亂風起雲湧，連寮共

註① 微西譯，紐約時報特稿——「寮國「人民革命黨」步出前臺」，新加坡南洋商報譯載，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卅一日，綜合版。

及左翼軍人，亦與反共集團並肩反叛，號召打垮永珍的河內傀儡政權。

凱山政府於面臨眾叛親離情勢下，便不敢不求助於其先前利用為掩體的「愛國陣線」，起用其幹部參加中央以至地方政府俾便收服人心，尤其在外策方面，更不得不遷就該陣線所堅持的讓美國使館存留，方可與華府及其東亞盟邦往來，得到科技經援以挽救其落後貧窮。越共面對其螟蛉在永珍掌握政柄後的孤立困窘，雖派遣了大批幹部入寮相助，及軍隊在各戰略要地佈防，但只能充作顧問，如果出任官員，對蜂起的叛亂，反適足以火上加油。所以不得不同意凱山政權起用「愛陣」幹部並遷就其外策。②

(二) 寮共親越與親「華」兩派涇渭之分

寮國的「愛國陣線」組織，一般都只知其與寮國共黨血肉相連，密不可分，其實雙方頗有相當距離，且寮共陣營內，又有親越與親「華」兩派的涇渭之分。凱山政權共黨乃屬親越派，一向以鄰接北越奠邊府的桑怒為基地；而親「華」派寮共，則以與雲南江城、鎮越毗連的豐沙里為巢穴，一直相互對峙。作為寮共外圍組織的「愛陣」，則徘徊於兩陣營之間，此即親越派寮共取得永珍政柄後初期，欲將「愛陣」排除的由來。繼後又不敢不予借重，實屬情勢所迫。

「愛陣」主席蘇法努旺親王，雖為親越派寮共領導層之一，惟此一赤色王子，並非先參加共黨，再奉黨的使命而組成此一外圍組織，其實他組織「愛陣」在先，至其後越共於一九五三年出兵大舉侵寮，於受到國際壓力不得不撤離時，留下寮共軍在寮北毗鄰北越的桑怒地區，組成「巴特寮」(Pathet Lao)——或稱「戰鬪寮」，其任務除了爭取寮國有志於抗法獨立者接受編練成軍之外，並另有以「愛國陣線」出面組成的臨時政府，使「愛陣」主席蘇法努旺為「巴特寮」主席，且納入寮共領導層。此位赤色王子，在永珍三派聯合內閣時期，雖代表寮共入閣，至凱山政權建立後，又被捧為共和國主席或總統，但在寮國「人民革命黨」的排名，則居於凱山及努哈克之後，列名第三。③

寮國人對共黨及馬列主義沒有好感，右派人士對「雨利拉」(寮語共黨之名)，固然談虎變色，連左、中派人士，對它亦沒有好感，惟「愛陣」則名重士林。此一內陸王國，於獨立之前，一向都是官民分途，為官者世代服官，一般平民，則無為官之份。前者是皇家與貴族，從幼小便延師教讀而進入仕途；後者只能於入廟為僧期間，由大和尚教以識字誦經，到還俗後得通文墨即從事農耕等職業，決沒有入仕的企圖。在皇室統治七百多年期間固然都是如此，至法國殖民時代，亦率由舊章，只是將其中優秀

註② 羅石圃，「寮共政權面臨的動亂」，問題與研究，第十六卷第七期，民國六十六年四月十日版。

註③ 朱鶴賓，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冊，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出版，第四〇〇頁。

者，送往巴黎深造，再於畢業後回國爲官。

整個寮國共有三百八十萬人口，其世代爲官的閱閱高門不過兩百餘家，以致此一山國被稱爲「精英政治」，由這批皇室貴族即可決定國家興衰安危。當大戰時期，日本南侵，法國殖民政府不戰而屈，拱手讓日軍進踞印支三邦，此既顯示了法國已成強弩之末，且日本軍閥統治的殘酷，較法人尤有過之。此時越共既已聯合各黨派組成「越南獨立同盟」，向日軍及法國爭取獨立主權，而泰國曼谷政府雖已向日軍投降，惟在與寮國毗鄰的泰東北，則組成了地下抗日政府「自由泰」，並已得到了同盟國聲援。因此，符瑪親王與寮國一批愛國憂時之士，在泰寮毗連處設立「自由寮」，其同父異母弟蘇法努旺親王，即爲組成「自由寮」的得力助手。

(三) 「愛國陣線」與寮共並非一體分枝

由於組成「自由寮」而擔任總理的符瑪親王，只期望侵踞國土的日軍在同盟國揮軍擊敗後，再不許法國殖民者捲土重來，使寮國得到獨立。無奈在日本投降後，巴黎得到英國的協助又重入印支三邦。當越共組成「越南獨立同盟」，興起抗法烽烟，已使法軍疲於奔命，寮國的政治精英自不滿於符瑪內閣仍然聽命巴黎，企圖以談判恢復獨立主權，遂就「自由寮」時代所結成的同盟而組成「愛國陣線」。至一九五三年，越軍侵寮，到處扶植寮國抗法勢力以壯大寮共陣營，在兵員方面雖大有收穫，惟在政治方面，則必須爭取「愛國陣線」入彀，方可堅立赤色政權。^④

寮國與越南爲世仇，且對奉行馬列主義的越共，更不相信其沒有侵略鄰邦的陰謀，以致在越共爭取「愛陣」加入寮共陣營時，迄未能取得該陣線的接納，便只有籠絡該陣線主席蘇法努旺加入親越派寮共領導層，透過這位赤色親王，以「愛陣」作爲寮共外圍，從而建立「巴特寮」政權。實際上掌握「愛陣」力量的，乃爲秘書長符米·馮維吉，他不僅具有領導「愛陣」的全權，於永珍組成左、右、中三派內閣過程中，且以副總理兼外長地位，每於符瑪總理出國時，代理閣揆，另一代表右派的副總理，亦甘願聽其指揮，即可想見他的左右逢源才能與「愛陣」在寮國的影響力。

「愛陣」組織從「自由寮」時代濫觴，當時它所集結的精英，乃以皇室貴族子弟受過相當教育，且有志追求國家獨立及開發者爲主，至獨立後，此一王國學校林立，尤其接受美援後，所興辦的大專院校，使平民子弟都可入學受業，所造就的大批英才，不再限於皇室貴族子弟，使「愛陣」組織相隨擴大。由於寮國在一九五四年雖已獨立，成爲君主立憲國家，惟對傳統的封建制度

註④ 徐本欽，「寮國的政治精英與政局發展」，南華商報（新加坡），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三日，二版，星期論文。

仍然率由舊章，尤其對人事升遷，仍舊以皇室子弟優先，阻滯了人才的上進，從「愛陣」提出的五項目標：包括司法、公務員制度改革、及提高教育水準、開展與西方國家關係、建立統一民主政府澈底剷除貪污與特權，即可窺知此一由愛國者所組成的政團，志在團結精英謀求此一老舊王國的進步更新。

一九六一年永珍傘兵團長康立發動叛變，起因乃忿於他三年考績都屬優等，但由於每次都有皇家子弟搶先升級，使他所屬的傘兵團戰力相等於一個師，因為他出身山族平民，雖得到美方在受訓時的賞識提拔，惟永珍依照傳統，只昇予上尉官階，且其升遷又被皇室子弟阻礙，遂在共謀煽動下發動政變。至一九六二年依照「日內瓦二次和會」所組的三派聯合政府，「愛陣」代表中立與左派入閣，其五項改革企劃自會予以實施。若問右派何以不加杯葛？正如閣揆符瑪對記者所表明的，寮國左傾者以至寮共，並未放棄國家民族立場^⑤。

(四) 當年永珍何以甘讓中共在寮北割據

其實「愛陣」所遵循的政策之中，最能贏得寮人歸心的，是其外策，引中共以平衡越共的壓力，藉蘇聯而平衡中越共，又以美國制阻蘇聯勢力伸張，且藉以得到美援及其盟邦經貿科技的輸入。這從永珍珍聯合政府，接納中共在寮北興建「滇寮公路」，聽任北平將築路器材與大批工人進入寮北，且允許其派兵入寮築路——包括工兵步兵及高砲部隊，多達一萬七千人。使寮共親「華」派波發（Khamouane Boupha）部，跟隨該路的擴展而擴張其勢力範圍。且由北而南向的「滇寮公路」展至猛綏時，又築一條東向的支線伸至與北越戰略要地奠邊府附近地區，顯然在用以制越，此一引進北平以制河內的外策已很鮮明。

一般多認為越共培養寮共親越派，乃作為其螟蛉，在寮國所發展的政治團體「愛陣」，雖別有居心，但寮共武裝部隊，除別豎一幟親華派的寮共軍而外，其餘都向越共歸心。實際上並非如此，在越戰高潮期間，越共軍以寮南為其進軍南越及高棉基地，在一次會議席上，寮共寮南軍區司令馮瑪上校，堅決反對越軍指揮官，在當地征糧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供軍需的規定，發言慷慨激昂，乃遭到就地槍決，從而激起寮共官兵的忿慨，以致紛紛投入皇家軍旗下。繼後河內雖不斷派遣文工團入寮，展開「寮越團結月」活動，但並沒有爭取到寮共軍的合作歸心。

至永珍凱山政府成立後，寮共寮南軍區司令保年上校，立即宣佈反對永珍的河內傀儡政權，並率領其所部官兵二千餘人，與當地反共軍領袖前步兵總監烏邦親王所部滙流，並肩與凱山政府作戰，^⑥可見寮共軍並非越共軍的一體分枝。亦即說明「愛陣」

註⑤ 同註④。

註⑥ 同註②。

所代表的，並不限於知識份子，其反抗作為河內附庸，乃全寮軍民一致同心。中共在寮國的勢力，被凱山政權驅迫全部撤退後，再派遣副外長劉述卿率團應邀訪寮，顯示北平與永珍，都有恢復關係以制越的居心。^⑦

永珍於邀請北平派遣代表到寮談判重修舊好之前，凱山·馮維漢，於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在「人民革命黨」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呼籲要與鄰邦中共、泰國改善關係。此次大會，有來自十九個外國共黨及解放運動代表參加，並有越南代表為大會揭幕。而在此以前不久，宣稱因中風而辭去總統職位的蘇法努旺親王，亦與其他六位政治局成員，戲劇性地出現於大會之上，^⑧可見永珍不僅遷就了「愛陣」外策，採取了以中共平衡越南壓力的作為，且表示該陣線主席蘇法努旺並未因病退休，以穩定其旗下成員之心，而河內亦被迫不得不讓其傀儡政權遵循「愛陣」外策，充分表明克宮主人企圖促使印支三邦與中共外交解凍，河內只好讓永珍先行遵從。

對中共而言，在一九八五年五月中旬，即將六十年代予以封閉的中寮邊境通道重新開放，讓當地居民貿易往來，據日本朝日新聞記者從車里實地採訪的報導稱：在此前一年即有二萬五千人從此一地區與寮緬邊境貿易往來，且稱中共此舉，在為了牽制越南。至同年六月中旬，寮國人士既表示中共已有意與寮國外交解凍，而北平亦正式建議願與永珍恢復經貿往來，且表示可以畀予寮國援助，^⑨可見一九八六年底永珍正式邀請北平派遣代表訪寮商談恢復關係，中共乃正中下懷。而劉述卿與寮國官員對此次談判都表明頗為圓滿，亦在意料之中。

五 凱山政權讓美國使節在寮存留的背景

若問永珍向北平尋求重修舊好，其發展前途如何？能否達成「愛陣」所企劃的以北平勢力制衡河內擴張主義的目標？此一問題固然非常錯綜複雜，答案不易探索尋求，但從寮美關係，自凱山政權建立以來，其發展的迂迴曲折而波濤起伏，亦可推知端倪。且作為美寮關係踏腳石的泰國，與永珍凱山政權，曼谷雖儘量忍讓促使兩國平息邊界烽烟，迄無法化玉帛而重拾舊歡，這些情形，都是北平與永珍尋求修好的前車之鑑。

一九七五年，寮國隨棉、越赤化而沉入紅流，寮共親越派「寮國人民革命黨」總書記凱山接掌政柄，將先前左、右、中三派聯合政府推翻，越人及蘇聯人蜂湧而入，使此一山國已成為越蘇人的天下，以致寮人連寮共軍民，都指控凱山政府，乃為河內在

註⑦ 星島日報（香港），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八日，三版。

註⑧ 星島日報（香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三版。

註⑨ 羅石圃，「中共與寮國謀求修好評估」，東方雜誌，復刊第廿卷，第八期，五十五頁。

永珍的傀儡政權。然而越蘇所標榜的驅逐美國殘餘退出三邦，永珍政權則與河內及金邊採相異的步調，讓美國使館仍然屹立於永珍。何以致此？其中因素頗多：一由於凱山政權雖大力將先前作為掩體的外圍——「愛陣」要員從聯合內閣中，與右派一併排除，惟苦於親越派寮共在寮國的幹部，有如鳳毛麟角，「愛陣」則羅致了全寮的精英，以致對「愛陣」幹部親「華」色彩濃厚者而外，大部份仍然留用，捧出其主席蘇法努旺為總統，便具有籠絡「愛陣」的用心。

「愛陣」所堅持的外策，首重於寮美邦交保留，以便爭取美援，及爭取美國與其盟國資金科技的輸入，使國家得到進步，在三派聯合內閣時代，右派保持與美方的協防及援助源源而來，便是出於「愛陣」的支持。於參加凱山政權後，自不會放棄對保持寮美邦交的意圖，凱山由於回到祖國掌政後，放眼全寮，所有的進步建設，大都是美國援助而來，如獨立後的永珍，只屬一處鄉鎮，其所以能變成繁華都市，既得力於美援，且全寮公路網的建設，亦都仰賴美援而修築完成，遂不得不同意「愛陣」所堅持的保持寮美邦交。⑥

值得深入探索的，為河內對凱山政權措施——尤其對外策略，都必須經其核准後方可施行，何以對永珍留存美國使館不加干涉？此中因素，固然是由於了解永珍面對全寮叛亂蜂起，不能不遷就「愛陣」的籠絡寮人之心，只好聽任凱山政權接納保持寮美邦交的外策。不過最重要的，河內尚含有以永珍為越南通達華府的橋樑居心，俾達成其以與美國建交而由季辛吉在「巴黎和議」訂結時，向黎德壽所承諾的美援鉅款目的。當時季氏表明：在越戰停火後，華府願以四十億美元援助印支三邦作為復興建設，至河內接納蘇援席捲西貢前，越共領導層雖已顧慮到「巴黎協定」既因此遭到毀棄，但不會使季辛吉承諾的鉅額美援付諸東流。他們對華府的估測，認為在越戰結束後，美國只求在越南保存邦交，讓其使節留駐，何貴乎西貢自由政府能否保存？

迨越南赤化後不久，美越即在巴黎從事兩國建交問題商談，證明河內對華府印支政策判斷，並非一廂情願。當此項談判只剩下美國援款名義問題，美方斷不許名為越戰賠償，越共頗有接納美援定名為戰後復興援款的意向，惟在華府與北平宣佈建交前夕，美國乃宣佈停止與越南建交會談。不過河內對與美國以建交換取此鉅額援款的希望，始終並未絕望，讓永珍單獨保存與華府邦交，實含有以此溝通美越關係的居心。⑦

(六) 越蘇任憑永珍保留美使節是別有居心

註⑥ Robert Kaylor，紐約時報供稿，南洋商報（新加坡）專載——「謀組『印支聯邦』越南計劃碰到困難」，一九八二年十月廿一日；廿八版。
註⑦ 「越南要與美國關係正常化」，國際現勢週刊，第一五二二期，民國七十四年四月廿九日版，十五頁。

寮國開展對外關係的評析

蘇聯對永珍凱山政權保留美國使節，何以亦不加反對？顯然是由於克宮企圖直接領導金邊及永珍，避免河內建立「印支聯邦」將棉、寮兩國置於附庸。鑑於越共乃由中共一手哺育扶植而成，至統一南越後羽毛初豐即對中共恩將仇報；因此，不難預料越共在接受蘇援成立「印支聯邦」後，自更可以挾三邦的廣土衆民與它反目。克宮明知永珍凱山政權面對全寮反叛河內在永珍所豎立的傀儡政權，只有賴「愛陣」從中籠絡人心，對此一具有全寮安危影響力的政團企劃，自不能視之等閒，讓永珍接納「愛陣」所堅持的保留寮美關係外策，無論對凱山政權及「愛陣」，都可發生對蘇聯的親和力量。

至於美國駐永珍使節在寮國凱山政權統治後的處境如何？據一九八二年，紐約時報指出：有蘇聯顧問三千人，及越軍與越人充斥的寮國，在永珍的白色美國使館，雖只有八名外交人員，但都表示在此有很好的外交氣氛，寮國官民都對他們表示友善。在永珍所見到的，市面上已由繁榮的都市再回復到先前的鄉村風貌，陰溝被破壞而不能維修，通往各地的公路亦非常破爛，以致此一貧困的山國，非常需要外援，尤其對軍援更加盼望。雖只有點滴美援，凱山政權亦必予以還報。

並舉出同年美國運送一批醫療配備到永珍，改善當地「馬霍西醫院」使其設備得以汰舊更新，即已贏得永珍政府的友好回報，不僅允許美國軍眷到訪，搜尋有關越戰時在寮境上空墜機失蹤的五百七十六名美軍下落，且得到永珍政府的歡迎，及表明協助尋找下落的熱忱，並帶領他們去參觀失事飛機的殘骸處，及承諾將切力蒐集失蹤者下落情報，隨時供給美方。但寮方要求訪問團支付一萬八千美元，作為他們用於調查時乘坐直升機的費用。另提出一張有關農業、衛生及其他所需的採購單，暗示永珍很盼望得到美援這批器材。更表明企望華府在永珍派駐一位大使，此即美寮商談兩國使節升格的濫觴。^⑭

至一九八三年，華府派遣一位特使訪問永珍，由前參議員夏耶卡瓦，以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特別顧問」身份擔任訪寮特使，討論兩國使節升格有關問題。基於在此前一年，他以美參議院東亞太平洋事務小組主席身份訪問永珍，得到寮國官方的良好反應，可能是凱山政權向他提出了兩國使節升格的要求。照理，他重蒞永珍，對此事的商談，必會大有進展。但在他由寮返美經過曼谷時表明，會談無意提倡任何新的立場或特別建議——此即針對寮美使節升格的可能性而言，且暗示關係升級尚未到此地步，亦非適當時機。顯示寮美關係毫無進展。^⑮至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凱山在寮共第四次代表大會上，強硬地警告美國，反對其干預寮國，此乃寮美關係惡化的先聲。^⑯由於越、蘇代表均在座，顯示此項警告，有討好主人們的居心。亦即說明寮國外交的擴展，並不能決定於本身的企圖。在永珍沒有執掌政柄的「愛陣」，對此亦只有徒喚奈何了！

註⑫ 同註⑩。

註⑬ 星島日報（香港），一九八三年五月廿日。

註⑭ 同註⑥。

(七) 寮泰不能重拾舊歡的經緯與前瞻

寮國企圖擴展對外關係，應以改善對泰國關係爲優先，基於沒有海口及鐵路的內陸山國，必須依賴泰國爲其貨品輸出入的吞吐口，與西方及亞太自由國家往來，泰國對寮國居於咽喉地位；所幸泰國與寮國不僅在地緣上唇齒相依，且人文關係又是兄弟之親，佔寮國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佬人和在泰國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傣人，乃同文同種，語文相通，且都崇奉佛教，雖有湄公河一衣帶水之隔，但並未阻隔寮泰人的往來頻繁。土壤肥沃及比較善於經營的泰人，每日以小船運輸貨品到永珍銷售者，絡繹不絕；而寮人在泰國北部及東北各府定居者更比比皆是。

寮泰兩國的傳統，對民間的出入國境自由往來，關卡無阻，以致曼谷對永珍面臨寮共黨叛亂期間，唯恐其沉沒於紅流使赤浪波及泰境。當寮國皇家軍爲抗共而興起干戈時，曼谷曾召集寮裔泰人組成援寮志願軍，多達卅五個營，以砲、工、通訊兵爲主，聯合政府的符瑪亦得到中立派「愛陣」閣員的支持善待來自泰國的援寮志願軍。永珍政權由凱山領導時，曼谷始將此志願軍由寮國撤回，且寮國右派副總理蒲眉及中立軍司令康立於失勢後，都得到曼谷庇護在泰國定居，而逃避永珍親越政府統治的寮人，投奔泰國者，爲數多達卅餘萬人，佔其全人口幾達百分之十，都得到曼谷的收容安置。^⑮

自永珍凱山政權建立後，寮泰關係迅即惡化，除由寮國支援泰共擴大叛亂外，其軍事首要公然聲言：正企劃將泰國東北十六府納入寮國版圖，繼後更藉蘇援武器攻擊湄公河上泰國巡邏艇，造成兩岸烽火連天，此一武裝衝突其所以能由永珍自動表明停息干戈，謀求與曼谷修好，固然是由於在外交上企圖推遠美國以便接近共黨國家的泰國克立政府，重派外長應邀作美國之行，得到華府承諾舊對泰協防所使然。而曼谷在此一期間下令封鎖對寮交通，造成寮國汽油奇缺，連永珍菜場上亦無食物可供，^⑯遂不得不向曼谷作修好的謀求。更爲重要的因素是，「愛陣」所堅持的擴展對外關係，除引中共勢力重來以平衡河內壓力外，在北面與中國大陸通商；南面以泰國爲與自由國家往來咽喉，可做爲擴展對外關係的起步。

不過自七十年中期以來，寮泰之間，一直是糾紛迭起，據泰國軍方指出：越南在寮國設有訓練泰共的基地，且建議派寮兵協助泰共對抗泰政府軍。^⑰當一九八四年，泰國在「聯合國」爭取非常任理事席位時，永珍以爭奪泰境三個村莊爲藉口，掀起兩國

註⑮ 同註⑩。

註⑯ 羅石圃，「泰、美關係回顧與展望」，問題與研究，第十五卷第四期，民國六十五年一月十日版，四十九頁。

註⑰ 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新加坡），一九八三年四月廿九日，一版；及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廿四日，二版。

邊境烽煙，迫使泰國爲保持和平形象，只有將軍隊撤離。至一九八六年十月，永珍爲謀求與曼谷修好，特允恢復中斷已久之傳統的泰寮划船比賽，結果握手言和，並決定兩國官方恢復舊好的談商。在此以前，泰國總理普瑞姆曾致函永珍促進改善兩國關係，此次恢復賽艇，便是永珍願意接納修好的態度表明。惟談商時，寮國又以泰國讓美國設立軍火儲備庫爲理由，停止修好談判。¹⁸其實乃由於越蘇壓力所使然，以致「愛陣」所企劃的擴展對外關係政策，於起步時便已遭到了阻攔。

(八) 結 論

寮國從獲得主權獨立時起，便是依賴友邦援助——包括經技貿易輸入而達致進步繁榮，永珍今日決定突破鐵幕謀求擴展對外關係，顯然是爲了尋求外援及平衡越南的壓力。但寮國能否二者得兼呢？從外援上着眼，以往寮國所得到的外國援助，主要的乃來自華府，經技方面來自日本的次之，惟自此一山國關入鐵幕後，美國雖欣幸在永珍的使節得以保留，但對援助方面，則只限於人道的救助。日本對寮國的援助曾引起「東協」國家的羣起反對。法國曾試圖援寮，但引起亞洲自由國家的嘩然，遂不得不立即停止。澳洲也爲了避免變成東南亞盟邦的衆矢之的，只好打消援寮企圖。¹⁹可見永珍在其未能擺脫霸權集團控制之前，欲以發展對外關係而求取外援之企圖只是徒然。

至於與中共恢復關係正常化的談判，在初步接觸上雖亦相當滿意，惟到實質談判時，將會遇到重重障礙。首先是凱山政權建立後，寮共親越派即唯我獨尊，一向與其勢不兩立的寮共親「華」派，已自問無法與之抗衡，只好隨中共在寮北的部隊及築路人員而撤入滇邊、寮北的叛亂游擊隊及強調反共反永珍的河內傀儡「人民黨」，大有獲得北平在寮代理人之支持的可能性。此外，尚有由外籍記者發現的雲南思茅地區設有寮人叛軍訓練基地兩處：一爲寮國苗人部隊，屬於寮國反共苗將汪保將軍旗下；一爲寮國中立軍司令康立所屬，擔任教官的，都爲泰國退伍軍人。²⁰

中共和寮國如果重拾舊歡，永珍能否容許這些叛亂勢力隨之捲土重來？或促使北平放棄這批在寮境的地下勢力？何況寮北豐沙里一帶地區，原爲中國猛烏、烏得兩土司屬土，至清光緒廿一年始割讓給法國，由法越殖民政府分別納入越、寮兩國疆域，惟當地居民則無分國界，一直與雲南江城、鎮越貿易往來如初，²¹尤其在中共興築「滇寮公路」過程中，由滇境移居寮北者甚多。

註¹⁸ 華僑日報（香港），一九八六年九月卅日，三版。

註¹⁹ 「經援寮國站不住腳」，南洋、星洲聯合早報（新加坡），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五日，十六版。

註²⁰ 同註¹⁹。

註²¹ 劉伯奎，中緬界務問題，正中書局出版，民國卅五年十一月初版，十六頁。

一旦中共勢力重來寮北，永珍及其幕後指揮者河內，能否讓寮北成爲中共的吾土吾民？何況中共於進兵越北時，曾經謀求假道寮北進軍越北奠邊府，顯然是襲明代張輔征越時，鎮國公沐晟從雲南以偏師由寮國攻下奠邊府，迫使佔踞越南王位的黎民只得潛逃的故智。這些都說明了河內雖屬於克宮意圖不得不允許永珍與北平謀求關係恢復正常，但斷不會不加以嚴格限制中共勢力入寮的範圍，北平能否接納？正是雙方談判的重重難題。可見寮國擴展對外關係，雖非痴人作夢，在實現的幅度方面，亦無法突破河內爲它所設的樊籠。

（本文作者現爲本中心特約研究員）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出版

美國月刊

（民國七十五年五月創刊）

·本刊介紹並評析美國當前政治、外交、經濟、軍事、文教、思想、社會、人物與機構，及中美關係重要發展。

·發行人：邵玉銘 主編：蘇起

·訂閱：全年七〇〇元學生五〇〇元；半年四〇〇元學生三〇〇元，學生訂閱請另寄學生證影本。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四三六一二；戶名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總經銷：聯豐書報社，電話：五七一九七一）